

清代燕都梨園史料

續編

中國史學叢書
吳相湘主編

國立臺灣大學藏本

清代燕都梨園史料正續編（四冊）

編輯者：張次溪等

出版者：臺灣學生書局

本書局登記：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一一〇〇號

配體字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一一〇〇號

發行人：丁文治

發行所：臺灣學生書局

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九八號
郵政劃撥帳號〇〇〇二四六六一八號
電話：二二四一五六・三二一〇九七

香港總經銷：藝文圖書公司

地址：九龍又一村連之路三十號地下後

座電話：三一八〇五八〇七

定價精裝新臺幣二二八〇元

中華民國五十四年十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五月再版

6080-29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原版：高14.3cm・寬10cm

出版前記

編輯叢書以保存及流傳資料，在中國已有七百六十餘年的歷史。

在這悠長的歲月中，歷代刊行的各種叢書號稱數千部，其中個人詩文集約占半數，內容割裂實際不合叢書體例的又居其餘之半，其名實相符者仍有數百部；即經過商務印書館再三精選後刊行的「叢書集成」，內含各種叢書也有一百部之多。這在中國出版界真可說是洋洋大觀，對於促進歷史文化的研究與發展實在有難以形容的價值。

但在這樣龐大的數量中，使用「史學叢書」名稱的却只有清光緒年間廣東廣雅書局的一部。

事實上：歷史學在中國是發達最早的一門學問，二千餘年來連綿不斷地繼續發展，並且隨著時代演變更新進步。在世界文化史上，中國史學真可說是一枝獨秀。近年以來，中國歷史文化的研究成為世界各國學術界一時風尚，中國史學先哲前賢的珍貴而豐厚遺產，更受到舉世的重視和尊敬。惟其如此，我們自然可以堂堂正正高舉中國史學的大旗，這就是本叢書命名的由來。

中國史學的範圍非常廣泛，要想在這一部叢書中包羅萬象，是事實所不許；今惟有在適應當前中外學人的普遍興趣以及編者個人學識能力的原則下，決定一個方向，就是以明清史料作本叢書選輯的優先對象。

至於史料的選擇取用，主要原則在「實用」與「罕見」，由編者綜合若干有關專家學者的意見而後

決定；是這樣地集思廣益，應該可以適應一般需要。

對於史料的形式，也就是版本，儘可能選用初刻或精刻的善本，在「罕見」的原則下自然更注意搜求手寫稿本。

印刷方法是完全按原版影印，不加描摹，因為此時此地印刷廠沒有描摹的人才；並且爲適合國內多數學人的購買能力，對於許多卷帙浩繁的書籍是採用縮小影印方式，以減少篇幅降低成本。至於罕見的手寫稿本則儘可能地按原書大小影印，以便閱讀。

選印在本叢書內的每一史料也就是每一部書，編者都儘可能地約請專家學者撰寫序跋，指陳其價值或版本異同，中外學人當可一目瞭然其書內容大要。

儘管在編印體例上有若干與衆不同的改進，但一定還有許多疏漏的地方，希望海內外方家多加督責，以便隨時更新。

朱相湘

中華民國五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於臺北市

雙摩樓叢書第一輯

清代燕都梨園史料

瞿宣穎題端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冬月
北平邃雅齋書店排印

張子次溪属序所編清代燕都梨園史料以詩代之感舊抒

懷漫成十絕

朝衫脫後寄閒情高下評衡色藝聲自是承平風雅事不同元

老夢東京

東京夢華錄南宋孟元老撰

小唱風沿四百年污泥何碍產青蓮榛苓大有思賢意刪却扶

蘇山木蕭

歌童侑觴名爲小唱起於明萬歷間朝士資作清談筆爲韻事是編所輯皆此類也其人皆業伶而名

伶多出其中宣統初奉令禁止是風遂絕自興至廢約四百年詩簡兮傳云賢者仕於伶官山有扶蘇說者謂男悅男之詩

菊榜隨同藥榜開但論門第不論才王郎晚寒朱郎死風雪天

南獨憶梅

每逢大比之歲例開菊榜猶記最後一榜王惠芳狀元朱幼芬榜眼梅蘭芳名列第七幼芬之榜眼與前

科王琴儀之狀元皆以門第得上選

肯費柔腸賦鳳皇剛公氣性老逾剛斷橋一見魂堪斷欲擬羅

敷陌上桑

潮陽曾剛甫右丞性孤峻晚守西山之節嘗作小鳳皇賦甚工余喜羅小寶尤愛其演斷橋一劇舊有詩

之記

采蘭歲晚涉寒江旅櫬蕭條劇可傷散盡黃金不歸去名都無

此少年郎

順德辛仿蘇孝廉嗜書畫好交名士嘗眷姚佩蘭鄉

稱審重來都門視佩蘭如舊未幾病死佩蘭貌妍而藝拙演花衫無名

妙手琵琶說采芝舊游似夢舊人非梨園弟子傷頭白一曲當

筵淚濕衣

今歲春間在萬家花園江宅聽唐采芝琵琶憶余壬寅初識采芝距今三十有三年同時所識舊人采芝

外惟姜妙香存耳

劉家場景楚生腔十些紅兒是粵妝鶯燕年年換春色尋春忙

煞易龍陽

月明清之際尙女戲劉暉吉家最有名所演唐明皇游

態擅場他之著者若李太虛家之沖末李笠翁之晉蘭二姬至

才美而多則數查伊璜家之十些中紅些是粵產家伎

不得於廣場壓衆目雍乾以來亦罕聞之近時女伶起於滬津

又換一輩看花者不能無憾也

海外銜膺博士新有人掃地惜斯文世無歐九伶官絕幾輩滄

江拾細鱗

某君得博士銜有繪莖花圖以諱者寓意甚巧向時優與倡同賤今則尊敬過師儒矣近時談戲之著較

增於前惟言之無文得一二遺十殊令人生自檜之感

畫虎添蛇識者譏家鷄野鷺並容之老夫冷眼觀時變落落楊

余守舊規

舊都人喜守舊於劇亦然近則競排新劇以悅俗目惟情節散漫手口生疏佳者殊鮮或就舊劇加無謂

之前後場益覺可厭向所視為外江派今亦不復排拒矣篤守宗派僅小樓叔岩數人耳

樓公日日溺歌叢小牧看花有祖風張子破荒成菊譜那分越

鳥與胡驄

梅縣楊小牧旅長最善尙小雲即作看花記楊掌生孫也與羅瘦公俱粵人古詩胡馬嘶北風越鳥巢南

枝

甲戌仲冬東莞倫 明題

意有所觸戲續二首

笠翁圓海遂寥寥黃蔣詞工律欠調時俗輕文翻重曲可容擊

缶易鈞韶

審律填詞搬演分三事兼之而善者惟阮圓海李笠翁

不正耳將心餘黃韻珊整工詞而不識律伶工所編諸劇所以

詞至於搬演則詞客伶工並謝不敏此清內府所編諸劇所以

不佳也自白話行學者不能執筆爲文求一戲絕無精采意味

得日言劇學徒擣擗典故而已所見新排之戲絕無精采意味

以言改良革

故難矣哉

沫土亡於靡靡音鄭聲何意到青衿果哉非樂墨家論邈矣無

絃陶令琴

故都玩票之風盛行上自王公下至負販趨之若鶩荒政怠事今且染及學子矣美其名曰藝不思藝有

明又題

專門何須人習之耶廢絃誦而驅歌易鬚眉以巾幗可惜亦可恥余近年甚厭觀戲而愛讀元明曲本以戲俗而曲雅也自

謂得無絃琴趣然耶否耶

序

張君次溪輯梨園史料若干種凡乾嘉以來名聞
鞠部之文獻蒐羅甚備至殿以其耳目見之
輒因故事纂為彙編披訪之勤能觀止焉嘗思
清代自中葉以迄至于升平之仰朝士競務新聲
州風之存於下尤烈往者每據此以爲蕞矣之聞
天旋而不過十年流風頓變就斷滅今日所見
已四絕疎途倘不即中樂記求之供奉猶在之時樂
集遂同若之簡冊則不特如新樂並移其曲靡
藉以時供考證令後人追慕承明興祀宗年微慨

邪。或言將去者所好日子不花之譜實而拾夢
之者大抵以文人造與字情之作逢場作戲何留
所介未嘗有意以貶此世不足以言信史是猶圖于
常見而不知抉精造極固在于用之者之如何看
眼也未戲到之無源于正現去古之世用在悅神其
此派為俳優游以媒人漢之角然諸之戲者之舞
到宋之雜劇而戲或雜陳伎藝或間以唱作極其
淳實以爲歡樂而體制未定定之先由出而戲
劇之規模果以信以素為爲式為都子為家彈
者不過其餘情今古同是源流實為必而遠古且

不端乃去序案之新成而亦據其子正史案志及
少教和家記述如崔氏教防記陳氏案書中略
覘概概相識名色至其人物詳確言之至于其元
曲學亦復有存其亡者色官商且書其審其幽深
所日若矣據厥所由以因歷代修補之士視此道為
束校部不屑道學者不譚、者不學道王今口語
取近溯古歎而其所考信乃為此晚近風氣稍開
國人始知一切社會活動皆生於徽文化模範情
色原非僅以娛人者如琵琶箱鼓不以臨六代、胡
風雜劇套詞可以索案元之土俗尤不若以其純雅

半棄不。不道也。自王父宗元戲曲史出。學者承風。始
有窮智。畢力以探求其究竟者。如于清代梁國典科
之衰。集已有人先此著。雖而網羅賅博。以此書。其猶未
一觀。此則足書。一為。國譯果。固在。待。家。釐。集。此。之
。覽。者。倘。至。于。考。史。之。休。養。而。古。之。悲。情。致。難。言。之。微
。意。而。強。求。述。作。一。旨。又。何。同。乎。永。林。之。傳。信。以。而。以。啟
。示。吾。人。者。正。為。雲。從。供。茶。餘。酒。後。一。讀。實。已。哉。民。國
。十。三。年。十。月。願。頌。剛。書。于。北。平。涇。北。寓。廬。



清代燕都梨園史料序

近二十年來，中國戲曲的研究，有了空前的進步。王國維先生的曲錄和宋元戲曲史，奠定了研究的基礎。而最近三五年來，被視爲已軼的劇本和研究的資料，發現尤多。中國戲曲史的寫作，幾有全易面目之概。較之從前僅能有元曲選，六十種曲，寥寥數書作爲研究之資者，誠不能不說我輩是幸福不淺。惟一般的研究者，往往祇知着眼于劇本和劇作家的探討，而完全忽略了舞臺史或演劇史的一面。不知舞臺上的技術的演變和劇本的寫作是有極密切的關係的。如果要充分明瞭或欣賞某一作家的劇本，非對於那個時代的一般舞臺情形先有些了解不可。我們研究希臘悲劇，能不知道那個時代的劇場情形麼？清初勸善金科、蓮花寶筏、昭代簫韶、劍鋒春秋等大

本宮庭戲的演出，是非需要有比較進步的舞臺技術不可的。故舞臺方面的種種限制，常支配着各時代的劇本之形式上的變遷。同時，演員們的活動，也常是主宰着戲曲技術的發展。演員是傳播發揚戲曲文學之最有力者。讀劇本者少，而看演戲者多。往往有因一二演員的關係而變更了聽衆的嗜好與風尚的。賣馬捉放曹四郎探母諸劇的流行，程譚輩是有大力的。惜元明二代的演戲史未有專書。零星史料見於青樓集及諸家曲話筆記中正待整理。且時代已遠，亦多模糊影響之處，未能爲我們所深詳。清代二百數十年來的演劇史，却比較的還能使我們明瞭。惟研究資料亦至不易得。往常所見者不過燕蘭小譜、京塵雜錄、菊部羣英等寥寥數種耳。張次溪先生的清代燕都梨園史料，却一旦將所辛勤搜輯的三十八種罕見

之書全部刊布于世，誠是一大快事。研究演劇史得之，尙可有左右逢源之樂。友人王芷章先生正在編輯昇平署演劇史料，合之此書，近代劇的演變，始能言矣。抑尙有感者，清禁官吏挾妓，彼輩乃轉其柔情，以向於伶人。史料裏不乏此類變態性慾的描寫與歌頌。此實近代演劇史上一件可痛心的污點。惟對於研究變態心理者，也許也還足以作爲參考之資。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鄭振鐸序